

反贪总局局长亲授“弟子”出师

◆ 陈其祿
程姝雯
吴耀谦

7月20日,刚毕业不久的李传文发了一条微博:“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人,他们都嘲笑我;之后我要去好莱坞,成为电影明星,他们笑得更大声了……让旁观者都见鬼去吧,因为他们只会说三道四,只要你自己努力,你就可以做到最好。”

这是曾担任过美国加州州长的好莱坞明星阿诺·施瓦辛格的话。李传文是中国人民大学(下简称“人大”)法学院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的首届毕业生,也是班长。

这个一度在国内独一无二的班级,在校外有个响亮的称号——“反贪硕士班”。他们的老师中有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批高层“反贪精英”,不但要学习测谎技术,还要在模拟审讯室中“审讯”自己的同学。

然而,随着第一批毕业生步入职场,刑侦班正在面临外界越来越多的审视。

检察系统官员出任导师

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教室的何家弘教授是刑侦班的催生者,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“大boss”。在不少同学眼里,他是一位理想家——写过5部小说,致力于在文学中构建一个没有贪腐渎职的天地,并照应现实。

2006至2008年,何家弘在最高检挂职任副厅级。期间,他对腐败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:在国内某些地区和行业,腐败问题相当严重;此外,基层的检察机关,反腐工作难度很大。检察系统基层的“专业化程度较低,也是严重的问题。”“特别是偏远地区,真正受过专业培训的人都很少,岗位也不受重视。”对此,他挂职时的一项工作就是加强在职培训,包括与时任溧检院长的陈连福合作编写教材等。“当时就萌生了一点想法,为何学校里不能做这个事呢?”

2008年他回到学校时,正是“官员财产申报”话题大热的年头。为了呼吁建立相关制度,他抱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投书媒体,还与高级领导聊过。2009年底,他从争论中抽身后,当年的想法再度浮现。2010年春节,他觉

得可以搞教学改革,开个职务犯罪侦查方向——如果成功,这将是国内的先例,或许还能从侧面推进反腐制度建设。何家弘“胡思乱想”了一番,拨通了陈连福的电话,此时后者已是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。当时何的想法是,人大和最高检搞一个联合培养机制,结合最高检的专业实务优势和人大的学术基础。两人一拍即合,各自的领导也对此事颇有兴趣。2010年5月26日,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。新的专业实施双导师制,除了法学院的教授之外,还有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,副局长徐进辉、马海滨、孙忠诚、王利民,溧检院长李文生,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保京,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杨迎泽,一共8人。“反贪硕士班”便开始受到舆论关注。

专业课不“对外开放”

“选方向报名时,刑侦专业最火。”刑侦班首届毕业生穆原说。2010年9月,他考入人大法学院后,得知证据学教研室有个新专业,便报了名。更多的人,则是通过媒体报道听说“反贪硕士班”后,怀着理想而来。

事实上,刑侦班火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教授们的想象。他们原计划从人大已录取的法律硕士中招20人,没想到一下子来了92人报名。最终,首届刑侦班共招了30名学生,6名法学硕士,24名法律硕士。研一时,他们和其他学生一起上法律基础课;到了研二,诸如职务犯罪侦查技能、侦查实务等8门专业课,便成了刑侦班学生生涯里的重头戏。其中,侦查实务课由最高检派出的8位高官轮流讲授,通常由陈连福负责第一讲,介绍中国反腐的形势、现状和具体案例。“上课时导师们没什么架子,还会留手机号,说遇到问题方便沟通。”吕凡说,课后她不太好意思打扰领导,但也有同学经常向这些导师咨询。

侦查技能则包括指纹提取、印章鉴定、电子侦查、犯罪心理分析等,由最高检和人大联合授课。首届刑侦班开学后,法学院还专门设置了模拟审讯室和测谎设备。据一位在读学

生介绍,模拟审讯室有一道单向玻璃,其他同学可以在外面观摩;上课时老师会先准备“剧本”,由学生分组扮演检察官和嫌疑人。偶尔,老师也会来一番“客串演出”。通过这门课,不少同学切身体会了审讯工作的艰难。“情景相当真实,就是时间太短了,如果对方保持沉默,挺难问出东西来。”这位同学笑着说,如果“审讯”陷入僵局也没关系,下课铃一响也就结束了。另一个重头戏是测谎。吕凡回忆,受测者坐上测谎仪后,拿到一个数字;测谎者在猜测数字的同时,对方回答“对”或“不对”。如果测谎者猜中了,受测者撒谎否认,测谎仪上的指数就会有明显波动。“我拼命暗示自己,忘掉那个数字,一概答‘不对’,结果试了4回都没伪造成功。”

她的师弟、2011年入学的吕宏庆,则对电子侦查情有独钟。“假设一个官员将银行账户和密码存在电脑中,怎样找出来?”吕宏庆说,班上曾分组进行对抗赛,一位同学将资料藏在某个游戏的地图里,首先他们得找到相应的游戏软件,再把游戏打通关,最后才能点开地图拿到资料。由于专业的特殊性,刑侦班的学生们不仅要“察言观色”,甚至得“直取心防”。“就像中医里的望问诊切。”李岫说,导师传授了一番“秘技”:突破心理防线的前提,是对嫌疑人的基本资料有详实的调查和了解,从而直取对方心理最重要、最脆弱的一环。这些专业课,加上最高检领导的大力支持,刑侦班的同学们逐渐习得了“反贪腐十八般武艺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课不对外开放。

毕业生入职“上手快”

今年6月,除了先行毕业的6位两年制法学硕士,24名刑侦班同学拿到了毕业证。

7月4日上午,李传文跟着“师傅”坐上了前往北京朝阳法院的汽车,这是他毕业后的初次上庭。今年夏天,李传文考进了北京市检察院。“很多事情我们课上都演练过,比如我把第一次拟的笔录给师傅,对方就说写得挺像样。”李传文说,自己虽然刚到岗,但由于有

检察机关实习的经历,他对工作并不陌生。

根据培养计划,校方会在他们研三时,安排他们进入检察系统实习,并由最高检出具介绍信。与其他同学相比,穆原是个“幸运儿”——2012年夏天,他在北京市检察院实习了近一年,是同学之中实习时间最长的;他跟踪观摩了多起案件查办,收获颇多。在实习单位,他跟着反贪局检察官王燕鹏学习了初步取证、预审技巧等。《羊城晚报》曾转述王燕鹏的话说,检察官们评价刑侦班学生,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上手快”:“安排他去银行查账,他不仅完成基础工作,还分析资金走向,筛查出许多有价值的线索。”

不过,穆原和李传文都认为,外界正在夸大他们的作用。在其他同学眼里,舆论对他们充满了误解。李岫回忆,从班级创立之初,嘲讽和质疑便从未停止过。吕凡认为,这和媒体的过度报道不无关系。她坦言,自从毕业以来,自己已被媒体“采访过很多次了”。对此,何家弘说,相比其他专业,刑侦班的学生能更快适应反腐工作,但潜力发挥还有待时间检验;不过,人大的尝试已产生示范效应,目前中国政法大学、西南政法大学等院校都加强了对“职业犯罪侦查”的培养,并有意开设类似专业。而网上对刑侦班的质疑,多半并不真实。比如,他们之中没有人进入最高检任职。在24名毕业生之中,有13名进入了检察系统,其他同学的去向则颇为多元——有人进入诸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政府部门,也有人去了银行或房地产公司。

就业问题,一直是何家弘心中的一块大石。直到今年6月,最后一位毕业生签下工作协议,他才长舒了一口气。然而,提起同学们的具体去向,他还是略感失望:“有点遗憾,我们本来希望有三分之二的人去检察院。当然同学有自己的选择,其他领域的待遇可能好一点;也有同学是考试没有通过,学生很优秀,但竞争也很激烈,希望后面几届进检察院的人更多一点。”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穆原为化名) 摘自2013年21期《看天下》

唐云传

郑重



6.醉卧净慈寺

和郁达夫相识,使唐云的生活圈又有扩大,不只是和画家交往,许多文人也成了他的朋友。其中有写诗的,有写小说的,也有写四六对句八股文的。唐云、郁达夫、王实味等常常结伴相游,幽栖于山林,出入于禅寺。一天他们又来到净慈寺,若瓢又照样是素菜荤吃,东坡肉、西湖醋鱼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文人吃酒,开始都还是书生气十足的。一道西湖醋鱼上来,唐云又以老杭州自居,问道:“这道菜还有别的名子,你们能说出来,我就先饮三杯。”“这是侠坐想吃酒的调虎离山计,我知道也不说。”王实味也是很锋利而幽默的。唐云看看郁达夫,郁达夫在皱着眉头,像杜甫苦吟的样子。西湖醋鱼的典故,其实大家都很清楚,但是谁又都不愿意说,这大概是因席中两员主将王实味和郁达夫在座的关系。他们不说,谁还愿意自作聪明呢?唐云和笔者交谈时,回忆到那时的情景,都说:“那时我是少年气盛,他们都比我年长,都把我当作小孩子,还是郁达夫深沉,他做了一首诗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。”唐云顺口念出了当时郁达夫写的那首诗:宋嫂鱼名震十洲,却教寺僧暗发愁。旧词新鲜从何处,恨煞萧山半上流。后来,笔者查了郁达夫的原诗,发现不是“寺僧暗发愁”,而是“闻妇”。我告诉唐云,他把这首诗记错了。唐云说:“没有记错,是寺僧,我当时还真的先饮三杯呢!”

三杯酒下肚,唐云并不以为然,这下子却引起了王映霞的兴趣,她要郁达夫和唐云对饮。这时的郁达夫对吃菜比饮酒更感兴趣,不但有荷叶包西湖醋鱼,还有鱼头烧豆腐,栗子烧子鸡,豌豆炒虾仁,都是西湖的名菜。何况不久前他在上海喝伤了几次,这时他不知道唐云的底细,不大敢和唐云碰杯。王映霞看郁达夫酒兴不浓,她也就不客气地和唐云对饮起来。开始,他们还有些谦让,只是慢慢地喝着。王映霞是绵里藏针,并不表现自己有多大的能量,只是用水汪汪的眼睛瞅着唐云。又是

酒过三巡,王映霞的酒兴勃发,真的要唐云喝出个输赢来。“没有酒令,怎见输赢?”唐云说。“有玻璃杯,一对一杯地干!”王映霞把手中的玻璃杯高高地举起。“谁当酒司令?”唐云说。“我!”郁达夫自告奋勇,拿起酒壶就斟酒。“你只好当枕头上的司令,酒司令不能当。”唐云说着把酒壶递给王实味。“既然侠坐相信我,要是映霞也同意,我就当!”王实味把酒壶抱在怀里。“今天,我要和你这位‘杭州唐伯虎’比个高低。”王映霞把酒杯一端,一饮而尽。“奉陪到底!”唐云也不示弱,举手把一杯酒喝光,并把杯底朝天给王映霞看看。

他们两人,一对一杯地喝着。王映霞连菜也不吃。喝到中途,唐云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茶,他知道龙井茶是能解酒的。王映霞对着那杯浓浓的龙井茶,只是抿抿嘴,会心地一笑。屋外传来打更小和尚的三声梆声,时间已经到了半夜,那三斤白酒已被他俩喝光了。若瓢是位欢喜凑热闹的和尚,又叫小和尚拿来三斤白酒放在桌上。王实味拧开了瓶盖又给他们满满地倒上酒,自己又与郁达夫对饮一杯。这时,唐云感到有些晕了。他站起身晃了几晃,就向外走去。“你想逃酒!”王映霞一把拉着他。“只有逃禅的,哪有逃酒的。”王实味抱着酒壶站在旁边。“出去净净手。”唐云拍拍肚子。“好端端的净慈寺,这佛门圣地给你弄脏了。”王映霞说。但是唐云要净手,酒场上可没有不准的规矩。刚出禅房,唐云就醉倒在花坛旁,躺在青石板铺的小径上。一股凉意侵入身体,他顿时觉得舒服起来,在迷迷糊糊地想着:怎么败给一个女流之辈。

青石板的清凉使唐云的醉意稍解,他又强打精神站了起来,摇摇晃晃地向禅堂走去。“怎么去了这样长的时间?”王映霞正好出来找他。“量入为出,我比你喝得多啊!”唐云说。“不能和我干几杯吗?”王映霞仍然带着挑战的意味。“干!”唐云又举起杯子干了一杯。直喝到东方既白,桌上的三盏酒又喝得差不多了。这次,唐云真的醉了。若瓢把唐云扶到禅床上,让他睡下,又和郁达夫、王实味、王映霞等喝了一阵。王映霞仍无醉意。

后来,唐云移居富春江畔,郁达夫和若瓢还来看过唐云,以后就离开风雨茅庐,只身南下,唐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26.你啥时学会了这些

第二天,我来到白云办公室,交给她一张一万元的卡,她惊怔。

“啥意思?贿赂我?”“想得美!我要你去想想办法,把江河调回城里,最好有点小位置。我知道我的大科长已具备这个能力。”“科长算个屁呀!还不如本美女的这张笑脸好使,你把卡拿回去。”

当晚我与爸妈单独进行了一场委婉的谈话,从此,妈妈每晚总是先做好一炖菜,再洗好切好一其他菜,预备江河回来亲自炒。而爸爸对皓容和小洗也再绝口不提。

三个月后,江河调到城关镇土地所任所长——小官不大却有点实权,满足的微笑爬回他的嘴角,家里又荡漾起开心的笑声。

2001年夏天,一个闷热难耐的中午,云层低厚,天沉得好像要坍塌下来。楼下小屋的风扇已开到最高档,汗水仍然爬满妈妈的额头,鼻尖上也是滴滴汗珠。

多少年了,老人还生活在“火热”中,该给他们买个空调了!对,上楼拿折提钱去!然而,一张两万元的存折不见了!毋庸置疑,存折肯定是江河拿走的。可咋没跟我打招呼呢?

起风了,细小的雨滴飘了进来,我的脊背感到阵阵凉意。是夜,雨越下越大,我向江河发出询问。起初,他跟我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,着急了,吐出两个字:“花了。”“干吗花?家里好像没添置啥大件啊?我这次出门不过十来天,生活费不可能那么多的,你还是告诉我实话好吗?”“借给朋友了……”“哪个朋友?”“你不认识。”“总该有个名字吧?”“借了就是借了,管那么多干吗!还贤惠呢,动不动就刨根问底,把个男人管得死死的!”

“你说啥?我拼死拼活挣点钱,现在不明不白地不见了,难道我连了解的权利都没有吗?且不说我的劳动成果,纵然是你的所得也是我们共同的财产,我也有权利知道它的去向!”

见他默然,我继续说:“对我们来说,两万不是个小数字,我一定要弄个清楚,说吧。”“输了……”“输了?干啥输了?”一时之

间,我竟反应不过来,傻乎乎地追问。“打麻将、牌九、押金花输了。”

一个惊雷在窗外炸响,我有些发懵。半晌,才结结巴巴地问:“你啥时学会了这些?”

城关镇是全县最富裕的镇,镇里最宝贵的是土地。这些年,随着招商引资的深入,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,土管所的权力也越来越大。于是乎,吃请者,送礼者,源源不断!而现在的吃请,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,请洗澡、请足疗、请唱歌、请赌博,“请赌博”隐藏的内涵很深,实际上是变相的送礼,请客者只输不赢。江河就是在此情况下学会各种方式的赌博,但他这一会不要紧,竟浸淫其中,没人请时,也会主动去找一些村书记或搞企业的人赌。

“小洗的抚养费那么高,我也不好意思,所以想偷偷解决掉,再者,我看你身体没恢复就跑生意也挺辛苦,就想为你减轻负担。刚开始,我运气很好的,用两万做本儿赢到了四万,翻番了!后来,不知咋又输回去了。好老婆,我对不起你,我错了,原谅我吧。”

刹那间,如坠冰窟窿,从手凉到脚!从他穿着一条裤子来到我家,他孩子的抚养费、他家老人的衣食住行、他与姊妹朋友间的人情往来、他的吃穿用,全由我负责。他上班后,工资是他的零花钱,他的工资卡长得啥模样至今不知。即使这样,他每月都从家里拿钱,五六百不等。从小洗追加抚养费后则变成千儿八百,我从不问他花钱的去向。我认为一个男人在外要有面子,要交朋友,花点钱很正常,可咋也想不到会是这种结果。想到自己作为一弱女子带病奔波劳累,想到自己在外颠沛流离,想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……而他不但沉迷赌海,还以那么堂皇的理由!

抚摸着伤痛不已的肩膀,喃喃地重复着:“良心何在?良心何在?良心何在?!”

“我不是人,我没良心,我是恶魔!我保证,这是最后一次!如果再犯让我不得好死!”他双手抱住自己头,揪自己头发,打自己耳光。从没看到有人会发出这样强烈的自责,我的心顷刻间被融化。

养女

刘洁

